

少女的荒原

当代作家丛书
姜 来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正武
封面设计 程新民
装帧设计 徐建一

少女的荒原

姜 来

※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）

湖北省涪水县印刷厂电脑排版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9.25 印张 2 插页 201 千字

1989 年 5 月第一版 198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8,000

ISBN 7—5354—0237—2

I·203 定价：2.90 元



姜 来

1960年生于湖北浠水县。属鼠，天性伤感幽默。少小受三代母爱，喜欢放风筝。1976年中学肄业后下乡东北。曾在白山黑水间站岗放哨三载。复员后进工厂机关，干过十几种工作。现在湖北大学中文系学习。

本书系处女作。可惜没能幽默得起来。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块多情的土地，还是一片少女的荒原？

上帝赐给他五位美丽温柔的天使，却只允许他爱其中一个，选择太艰难了！那颗曾经不屈的心，失落在青春的季节，那束依然火热的爱，偃息在纯真的关怀中。他该如何排遣没有温情的岁月？他将怎样安排失去女性的空间？

请看他的选择！

作品如扑面春风，情感清新浓烈，刻画细腻动人。它出自一位年轻大学生之手，皆叙真情真心，更让人欲开卷细品。

谨以此书

献给所有爱我和曾经爱过我的人们

1

我生下来的时候象一只剥了皮的兔子。

那天早晨，当我慢腾腾地挤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给我接生的曾祖母，看见我整个的掉在地上不哭，她老人家就叫那些傻乎乎只知道搓手的人们跑出去看太阳。那时候太阳圆而且红亮，已经有两棵树那么高。

曾祖母说：“快，把伢儿倒着提起来抖，倒着提起来抖！”

有人就提起我的腿使劲地一抖，我便哭了出来。那第一声啼哭很长，长得象是断了气。曾祖母说，她活了八十多年，还没见过这么深长的哭声。

曾祖母就在我身边。我睡在她的腋下，吸她那剥一块皮的奶子，经受她枯手的抚摸。一块三角巾遮在肚皮上，我倚在曾祖母的怀里，她老人家抱紧又松开，松开了又抱紧，每抱紧一次她就对准我的耳朵“如峰儿——如峰儿——”地喊。我的耳朵被她诡秘的叫声弄得痒极了，便进出炒豆一样的笑声。

她老人家有很多很多的歌儿，是专门对我一个人唱的。“癩痢癩痢饼，驮枪打日本，日本投了降，癩痢得表扬。”“黄鸡公儿尾巴拖，三岁娃儿会唱歌；黄鸡公儿尾巴翘，你娘生你现世宝。”

曾祖母出自书香门第，老父为乡间医生。她老人家出嫁前曾是家庭药剂师，嫁到我们高家来，先死丈夫后死儿子，家境一落千丈。堂叔要把她卖钱的那天晚上，她背上柴篓走

了。那晚电闪雷鸣，风雨大作，只有电闪的时候她才能走动几步。在一个水塘的岸上，她看见了两个穿长衫的鬼，一个青长衫，一个白长衫，他们正悠闲地在那里散步。曾祖母必须路过那条道，她走上前去细声细气地对他们说：“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走各的路。”

曾祖母讲到这里，我的头发就竖起来，身上凉嗖嗖的，我死死地偎在她那散发着柴草味儿的怀里，拚命往里钻。

她说：“不怕不怕，你不惹鬼鬼也不惹你。”

我问：“那鬼哪儿去呢？”

“沿着塘岸走到山上去了。”

“走到山上又走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走到山上又走到另一个山上去了。”

“走到另一个山上又走到哪儿去了？”

她老人家被我永远也不会穷尽的话问住了，想了好长时间才说：“走到山上去了就走了，我也没问他，就不见了。”

有一天，曾祖母把我拉到一个穿黄衣服的年轻人面前，说：“他是你老子。快叫。”我细细地望了那人，他很高大，衣服领口和帽子上有那种很红的牌牌。那人手上拿着糖块，正对我笑。

那一年我五岁。

父亲是播下了我之后，被五九年的饥饿逼去当兵的。第二次见到他，我已经小学二年级了。放学的路上，听人说：“你爸回来了，带了好多好多糖，好多好多毛主席像章。”我于是飞也似地穿过田野和山岗，书包在屁股上撞击，我边跑边咽着口水。我知道我爸爸是解放军。爸爸在信上说，叫我要听毛主席的话，听老师的话，听妈妈的话，活学活用毛主

席著作。我现在已经能够背诵一百五十五条毛主席语录了。土砖教室的黑板旁边贴着的背诵语录竞赛表，我的箭头红红的，在最上面。

我越跑越有劲儿，快到家门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很羞丑，不敢冲进去，放慢脚步悄悄地走。

父亲站在大门口，笑着，样子很威武。经过父亲面前的时候，我低着头，眼睛向他斜斜，小声地叫了一声“爸”就红了脸。我把书包送到曾祖母那只发黑的梳妆台上。

我等着父亲喊我出来。那时候我的嘴里正在不停地漫口水。我太想吃糖了，想得简直有点儿紧张。父亲真地威严地喊了我，我早已预备着一下子跑出来。父亲坐在堂屋正中的椅子上，手里拿着一些糖块。我的眼睛死死地盯在那些糖块上，喉咙眼里的小手爪伸出了好长。

父亲说：“过来。”

我就焦急地在忍耐中靠近他。

“老师教你毛主席语录没有？”

我点头，眼睛斜视着糖块，偷偷咽了一口唾沫。

“你说呀。”

我说：“教了。”

“你会背不？”

我没有马上回答。那时候我已经心猿意马了。爸爸你应该赶快先把糖给我，再问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会。”

“你背给我听听，背了我就给糖你吃。”父亲脸上荡漾着一丝慈样的笑意。

我觉得很难受。我差不多一年没吃糖了，想吃糖的欲望已经把我折腾得很厉害了。可我觉得父亲的话里好象有一点怀疑我会背的意思。一种自恃的心理使我没有马上开口背。

“你背，背给我听，背了我就给你糖吃。”父亲把糖往我面前晃了晃。

“不背你就不给是吗？”我在心里这样和父亲对话。我把目光飞快地从那些糖块上掠过，转到一边去了。

“你背，背了我还给你笔记本。还给你毛主席像章。”父亲从提包里取出一个硬纸壳笔记本，和几个放光芒的毛主席像章，笔记本的封面上印着白求恩的头像。

这更把我馋死了，我象爱糖块一样喜欢笔记本和毛主席像章，甚至比糖块喜欢得更深沉。

“你背，背一条给你一个。”父亲又从提包里拿出好几个。

我没有马上背，我有些兴奋，开始想从哪一条开始背起。

“你背呀，你到底会不会背？”

“会。”

“会背怎么不背，你是不是说假话？快背，快……”父亲继续哄我，我的心舒和了些。我准备背了。我眨着眼睛，准备先背一条最好的。

正这时，跟我同班的表哥从大门外射进来。他一进门就毫不羞涩地大声喊“大舅”。父亲见了马上说：“你会不会背毛主席语录？”

“会。”表哥得意地摇晃着头。

“你背给我听听。背一条我给你一个本子。”父亲边说边

斜着眼睛瞟我。

表哥很听话地背了一条。

“嗯，不错，有用。”父亲表扬表哥，把一把糖和一个笔记本给了表哥。

表哥往口袋里装糖的时候朝我得意地看了一眼。真把我气死了。表哥在学校背语录不是我的对手，最多只能算中等，他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笔记本。他把一块糖塞进嘴里，抽一下鼻子又背了一条，又得一个。提一下裤子，又背一条再得一个。我完全红眼了，心里觉得非常委屈。我想，我是你的儿子你不给，却给了那么多表哥，未必这本子这糖你不是带给我的？我今天就是不背，本子和糖我都不要了。

父亲说：“你快背，我这儿还有，再不背就没了。”父亲的话里有一种嘲笑和轻蔑的严厉。

我又焦急又委屈又气愤，突然大声哭起来。

父亲恼怒了，抡起巴掌就准备扇过来，我见势不妙，转身跑掉了。

“你敢跑?!”

我往大门外面跑。

“你再跑。我打断你的腿。”

我偏跑。

父亲赶出来追我

我往大路上跑，父亲在后面追。我委屈得好狠啦，我气得心中激起了仇恨，心里反抗着，我跑，我偏要跑。我一边哭喊着一边注意父亲离我的距离。看见父亲不跑了，我就轰然倒地，在地上翻滚，使尽全身的力气嚎叫。滚动的同时，眼睛斜着注意父亲的动向。父亲看见我倒地不跑了，找

一根棍子走上来，我又迅速地爬起来，飞快地往前跑，等父亲不追的时候，我再倒地连续反复地翻滚，仰天长嚎。

2

四年以后父亲探家的时候，我下决心讨好他。我开始懂得用行动来努力实现这个理想。我已经觉得那一年的事情是我的不对，我应该好好地把记住的语录一条条地背给父亲听。我现在很听话，第一声叫爸爸，声音里有一种亲热，自己都觉得心里甜甜的。

我为我有这样一个父亲感到骄傲。父亲在家的時候，乡亲们总爱围坐在堂屋里，听他讲一个个故事。他说部队百多斤重的猪死了，拿去埋了，馋得乡亲们的舌头啧啧地响，睁大了眼睛惊叹不已。我很懂事地给乡亲们倒茶，乖乖地给父亲点烟，心里乐陶陶的。

那天，我在翻父亲提包的时候，没有找到好吃的，却看见一张报纸上印着父亲的照片，下面一排粗大的黑字：“军区十大文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。”我惊奇极了也骄傲极了。父亲从来不说他在部队当什么官，也不说他一个月挣多少钱，乡亲们问他他只是很谦虚地笑一笑。

瞅着父亲在屋里的时候，我兴致勃勃地拿起笛子用力地吹起来。学校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我的笛子独奏节目。曾祖母说：“峰儿，莫吹，我听了头昏。”其实我也不想多吹，我只是想吹给父亲听听，我想换来一句父亲的夸奖，可是父亲半天没有吱声，我只有找上去问他：

“爸，你们部队有没有人会吹笛子？”

父亲一脸不屑地说：“部队还没有吹笛子的？人家吹得多好，你吹的算什么。”

我听了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天没亮我就爬起来，背了书包，一手提了装饭的瓦罐，一手拿起把红纸伞。

父亲一边扣衣服一边问我：“干什么去？”

“上学。”

“这么早就上学？”

“我每天都这时候去。”我从来没迟到过，全班同学、老师表扬我最多。

父亲把左臂抬起来伸了很长，在空中划了一道弧，露出手腕上一块亮锃锃的手表，说：

“迟不了的，还早得很，我有表。”

我根据往常的经验，那时候再不走就要迟到了，可我又不敢再在他面前说。父亲是解放军，他有手表那还有错吗？

那天上学我果然罚了站。张老师很惊讶地问：“你从来不迟到的，今天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我爸爸回来了，他有手表，他说迟不了。”

星期天张老师家访。从他那笑容可掬的脸上我看出他对父亲的尊敬。他说了很多夸奖我的话：成绩全班第一，从来不迟到旷课，笛子也吹得好等等。然后才谈起我迟到的事。

送走张老师，父亲喊我：“如峰，你过来。”

我就过去。

父亲拿眼睛异样地盯着我，盯得我有点儿慌张，我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果然，父亲说：“你年纪小小的就知道把

你老子往牛屎坑里推！”

我被父亲的话惊呆了。我的心有点儿承受不住从他口中放出的那股巨大的冲击波，我没有一丁点往他身上抹黑的意思，我怎么会，我怎么能，我怎么敢。父亲是解放军，是我的骄傲，我崇敬他都来不及，我怎么会把他往牛屎坑里推呢。

我觉得很难过。虽然我没有往父亲身上抹黑的动机，可事实上往父亲身上抹了黑。我觉得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我的心是那样的不安。我在心里这样总结，今后再遇上这样的事情，我就说我在路上玩去了或者说早晨睡懒觉了。

父亲被突然的电报追走了。送他走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惶惶的觉得愧对了。当载着父亲的汽车徐徐开动，父亲从车窗里向我们挥手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，但我克制着，我咬紧牙关憋紧肛门使尽全身力气克制着。等父亲的车子走了，他再也看不见我的时候，我的泪便哗啦哗啦地迸流而出，好伤心好伤心。

父亲走后，母亲带着曾祖母、祖母、妹妹、弟弟和我六个人生活。那时候毛主席他老人家经常有最新指示发下来，但是我们喝的粥总是变不成干饭。幼小的我暗暗在心中树立了两个不可告人的理想：一个是自私的，想将来长大了把大米干饭吃饱；一个是狂妄的，想将来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。

农忙的时候，半夜一点钟起床割谷，一直割到中午十二点，我的腰好痛啊！痛得直颤抖，痛得想骂娘。收工的时候，我不得不用手托着腰走路。村里的八爷看见我那副打了败仗的样子，总喜欢戏谑地说：“青蛙无颈、细伢儿无腰。你看青蛙是不是没颈。”我一想可也是。但是没腰怎么还会腰痛

呢。就算我没腰，可我背部下面臀部上面那个地方确实好痛好痛。

开始吃饭了，曾祖母早已为我们煮好了苕粥。看我们回来，她老人家把苕粥一碗一碗地摆在八仙桌上，全家人平排着站在八仙桌的下方，我们的目光透过袅袅上升的红苕粥的热气，虔诚地投向贴在墙壁上的毛主席像。总是由我领头喊：“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，我们无限忠于您！忠于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忠于……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！”曾祖母站在我的身边，嘴唇儿也学着我的样子莫名其妙地翕动着，眼睛里有一种奇异的光。她老人家比毛主席他老人家大八岁。

3

曾祖母病了一个多月，是那种渐渐胀大的病。我每天都睡在她的脚下，她总是竭尽全力地捏我冰凉脚，嘴里还象过去一样，说：“一块生铁，娘啊，一块生铁。”虽然她那皮包骨的手已经没有过去那么有力量了，但是那种温暖却融融地从我的脚传到我的心上。

那天半夜，曾祖母突然叫醒我：“峰儿、峰儿！”

“嗯嗯。”我睡意朦胧地答应。

“我的病好不了啦。”

“好得了。”我不情愿她说的话。

“我自己晓得，好不了。我也不耽搁你们。”

“你怎么这样说，太奶！”

“你老子就要回来接你妈去部队上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惊喜，完全地醒了，睁大了眼睛，“那我们呢？”

“你也去，你们都去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不去，我去不了。我不死，你们就走不了，我要赶快死。”

“不，太奶，叫爸爸把你也一起带去。”

但是那已经不可能了。她老人家象是早就和上帝相约好了，父亲回来接我们的第五天，她老人家就悄无声息地永远睡去了。

父亲坐在我对面，他劈开腿挽起袖子抽烟，不无得意地对我说：“现在，你们可以吃饱饭了。”他很欣慰地朝我笑着，眼看着我的两个理想就要实现一个了，我高兴得整天整夜地不睡觉，拿着地图核对火车经过的每一个大小车站。父亲真了不起，他能够把我们整个一家从农村搬到几千里以外的城市去。我暗暗下决心，将来我也要象父亲那样当兵有出息。

到部队的第二天，父亲带着我去拜访他的战友，几乎看见的每一个当兵的，都要我叫他叔叔。有时候好几个当兵的同时出现，简直让我忙不过来。

“马叔叔。”父亲在一个大个子军官面前点头哈腰地教我。我想这可能是个大官。马叔叔斜了我一眼，脸上严肃得好像我欠了他什么似的。我叫他“马叔叔”，他脸上仍然没有一丝笑，手背在后面象没有听见似的。第一次看见父亲在别人面前点头哈腰，我觉得很不是滋味。

马叔叔走后，父亲告诉我，那是马政委。两个月后，在

欢送我下乡的大会上，马政委发言。他鼓励我扎根农村一辈子。父亲说：“到农村去要好好干，要吃得苦耐得劳，同志刻苦改造世界观，争取早日推荐去当兵。”

到集体户的第一天，有个大知青大大咧咧地对我说：“我叫马军，以后对咱哥们要服着点，对你有好处，小不点。”

我对马军很反感。当我知道他是马政委的儿子，我就在心里恨他了。

一天晚上，队里放《红灯记》，他把我叫到一边，给我一只水桶：“去，到队里场园去弄点黄豆来。”

我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要吃你自己去。”

“你不去是不是？”他二十岁了，很大的块头，我恨他，可我不怕他。“你不去，好，算了。”他不怀好意地诡秘地笑着。

第四天早上，我换衣服的时候，箱子里的一套军装就不见了。開箱子的钥匙系在裤子上，睡觉的时候裤子压在被面上。

我猜想衣服肯定是马军偷去了，但我找不到证据。回家把这事告诉父亲，父亲听了朝我吼着：“谁叫你不小心，你丢了就不穿，我不管你。”我只有在心里为那套新军装伤心。

整整一年我都在憋着劲干。白天跟社员们一道出工，晚上坐在炕上读《共产党宣言》，看也看不懂却在坚持读。我的年龄是集体户中最小的，集体户的水我挑得最多，年底分红，我的工分全户第一。

一天下午，北风卷着地上的积雪漫天飞舞，整个世界仿佛都在咆哮着。马军和一个女孩子倒在一床被子下面低声地笑闹着，我也焐在炕上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突然有汽

车的喇叭叫声，接着就有人喊：

“快，收拾东西，捆好行李，你们都去当兵了，快，越快越好。”

马军从被子里伸出脑袋：“他妈的喊什么！当兵咱们不稀罕。”

我有点兴奋地翻下床来，找到带队的，叫他叔叔，问他是怎么回事。他说：“内部招兵，赶快收拾，马上换衣服上火车。”

我惊喜得要喊出来。

带队的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姓高？”

我很高兴他认识我，连忙点头。

“这上面没你的名字，除你之外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大吃一惊。

“我也不清楚。这是上边的指示。”

“这到底是为什么？”我急得要喊出来，但我不敢再问他。我知道，军队上边的指示就是命令，命令如山倒。

马军走过来眯起眼睛觑着我：“是不是你爸爸的官小了点？”

我不服，我难受，我不愿意相信那是真的。他们应该知道我的表现，应该知道我的工分最多，应该知道我的年龄最小。应该知道一个南方孩子在北国的农村过得太不习惯、太不方便、太不容易可我还是在这些知青中干得最好最出色。父亲不是说好好干就可以早一点推荐去当兵吗？为什么有马军那样的人而没有我呢，真是因为父亲的官小了吗？

我跑到父亲上班的地方，父亲正在开会。

“你回来了？”看来父亲已经知道了这件事。